

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

GUANGXI SHEHUI KEXUE ZHUANJIA WENJI

林仲湘集

◎ 林仲湘著

线装书局

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

林仲湘集

林仲湘 著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仲湘集/林仲湘著. —北京:线装书局, 2011. 4

ISBN 978-7-5120-0347-7

I. ①林… II. ①林…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6092 号

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林仲湘集

作 者: 林仲湘

责任编辑: 赵 鹰 马 文

装帧设计: 张谱丽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375

字 数: 294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庞汉生

副 主 任 汤竹庭 许家康

委 员 张瑞枝 姚 兵 曹 平 张 流 刘 俊

何 明 黄学超 巫文强 覃柳琴

主 编 庞汉生

执行主编 许家康

副 主 编 张 流 王庐云 马 文 梁培林

特邀编审 廖子良 区向明 徐远征

目 录

前言	(1)
----------	-------

索引研究

索引工作是科研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3)
训诂与古籍索引	
——兼谈《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的编写	(10)
类书索引和电脑化	(16)
编制《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的实践和理论	(23)
从油印本、印刷版到电子版	
——论《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的编制	(38)
问答录	
——介绍电子版《古今图书集成》及其索引	(49)
试论大型索引项目的管理工作	
——谈《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的管理工作	(65)

字形研究

论新旧字形的规范问题	(75)
略论标准字形的定型化	(91)
试论古籍整理中的字形问题	(99)
论古籍整理用计算机字库中的字形处理	(104)
如何解决古籍整理用计算机字库中的异体字问题	(115)

索引研究

索引工作是科研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有人认为索引工作算不上是科研工作,只是抄卡片、排卡片,没有什么理论价值,不会有什么创新,不能有什么新发现。在做法上,有的单位不给索引课题立项,不拨给科研经费,不配置设备,不予评奖(或只给等级较低的奖励),评职称时不承认索引是科研成果,等等。甚至在某些图书资料和情报信息部门也有类似情况。连从事索引工作的人也有自卑心理,不敢大胆去开拓索引的新天地。

随着电脑的普遍应用,又有一种怪论,认为既然电脑具有检索的功能,更没有必要从事索引工作了。现在手工编的索引,将来都要被电脑检索取代,干脆等着电脑化以后再享受吧,何必这么辛苦受罪,如此等等。

加上,目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产生某些迷惘混乱思想,使整个科技队伍受到冲击。而索引工作默默无闻,无名可图,无利可得,仅仅为他人做嫁衣裳,跟下海弄潮、升官发财的“时尚”形成极大的反差。难免有的人不安心索引工作,特别是年青同志。

这些看法和做法严重阻碍了索引工作的发展。必须从多方面努力纠正。其中重要一条,必须明确地回答:索引究竟算不算是科研工作?值不值得去做?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提出:索引工作是一项科研工作,是科研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艰苦而光荣的工作,值得我们把它当作一项大事业来做,它需要付出许多脑汁和汗水,需要更多的献身精神。

题注:中国索引学会 1994 年年会论文,载《图书馆界》1995 年第 2 期。

首先,我想引用有识之士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认为:“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以谓校讎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到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韵编,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而坐收于几席之间,非校讎之良法欤?”^①这段话被公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索引理论的论述,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值得注意的是,它把索引工作跟古籍的校讎相联系,指出索引是校讎的前期工作。而校讎的任务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显然索引工作也具有较高的学术性。

我国第一部索引论著《索引和索引法》的作者钱亚新先生在总结章学诚索引理论时进一步指出:“更重要的是,章氏还认为编制索引,不只是一种编辑工作,而且是一种撰述工作……应该指出,章氏对索引工作所发表的理论,还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既能为读者便检设想,又能为补充图书的不足打算,更能为提高索引工作的学术地位立说。这不仅在当时,发人深思,即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②

至于时贤今彦的论述更为明确了当,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略举一二。

我国当代著名图书馆学者彭斐章教授认为:“索引编制是一项很细致、很繁重的劳动,技术性比较强。”“编制一部索引,实际上也是一项科研活动。”^③

钱亚新先生还指出:“过去把编纂古籍索引当作机械性的脑力劳动,不是学术研究,这是一种偏见。”^④

史学博士导师黄永年教授也深为遗憾地说:“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人认为做索引不需要学问,看不起做索引的人。这种错误认识应该彻底纠正。”^⑤

《古籍索引概论》的作者潘树广教授分析道:“过去有一种偏见,认为编纂

① 章学诚:“校讎通义内篇·校讎条理”,《章氏遗书》第10卷第19页,嘉业堂影印本,1985年。

② 钱亚新:“略论章学诚对我国索引的贡献”,《钱亚新集》第24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③ 彭斐章等:《目录学》第169~17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

④ 钱亚新:“序”,《古籍索引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

⑤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第14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古籍索引是机械性的劳动,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是学术研究。事实并非如此。”“编纂古籍索引,是一项学术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是十分艰苦、琐细的工作。”^①

二

其次,还可以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索引工作是科研的基础工程

科研工作有许多工序,其中共通的有两项是带基础性质的:

一是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前人做了哪些工作,做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水平。但是在当今信息时代,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如果逐本逐篇地去查阅的话,易漏易错,费时费力,效果又未必佳,必须充分利用索引去查阅。胡道静先生指出:“对做研究工作的学者……当他进行一项专题研究时,起初感觉如同在茫茫大海中捞针,而一旦利用专题索引来作助手时,便能在很短的时间中,得到他所需寻找的资料的线索。”^②

二是收集素材、数据,深入了解研究对象。这在自然科学来说,主要靠实验。对社会科学而言,除了社会调查,还要靠书面分析。尤其是带“古”、“史”字号的学科,侧重于对古籍、史料的书面分析。例如,汉语史的研究,需要对古籍名著进行逐字、逐词或逐句的分析、统计。这种素材的收集工作,就得靠索引进行。可以这样打比方,索引工作近似于勘测探矿,只有探明了矿源,才谈得上开采利用。据说,有段时间日本汉学的硕士必须先给某部中国古籍编一份索引,然后才能去撰写论文,无怪乎日本编了不少中国古籍的索引。

当然,不能要求每一位科研工作者都先编索引,才搞科研。科研工作需要充分合作。但是,既然索引工作是科研的前期工作,而且在科研过程中都要反复使用到索引这一有效工具,那么就不能不承认索引工作是科研的基础工程。

(二)索引工作是对文献进行再加工,属于再创造

从目录学角度来看,索引与书目、提要、文摘等都属于二次文献。编制二次文献并非简单的抄写摘录,而自有特定的要求,不可等闲视之。它们之间既

① 潘树广:《古籍索引概论》第9页,120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

② 胡道静:“序”,《索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第1页,中国索引学会编印,1994年。

有分工的不同,又有二次文献的共同性质,即从不同角度揭示原文献的内容,使之充分(或集中)地显露出来,使读者能迅速、全面地掌握它们。二次文献也能起到古人所强调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这种再加工的过程,也是再创造的过程,应视为科研工作。就以古籍索引为例,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先后制订的两份规划(1982~1990、1991~1995~2000)中,古籍索引都占有一席之地。前一份规划中指出:“应大力发展索引的编辑工作(包括综合索引和专题索引),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后一份规划把6种索引列为“八五”计划重点项目。既然国家科研规划中都列有索引,那怎么能不承认索引工作是科研工作呢?

同样,从情报信息学角度来看,索引工作也应该看作科研工作。陈誉先生指出:“索引是二次情报的载体,是人类社会检索情报、传递情报、报导情报和分析情报的重要报源,它是一种多功能的二次文献,其中最主要的功能是检索功能。”鲁海教授认为:“信息量在现代社会急剧增长,人们发现自己正生活在极其广阔、无边际的信息海洋之中,甚至感到有‘灭顶’之虞;感到信息茫茫,无处问津、涉足。‘索引’给信息工作带来高效率的工作方法。”“任何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由社会实践的需要所决定的”“索引学已基本具备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在信息化社会成为一门重要学科,进而成为在学术研究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①

(三)索引工作带探索性质,往往会有新的发现

我们中国索引学会广西会员在祝贺中国索引学会成立的电文中,拟了一副对联:“索书山之秘库,引学海之航船。”如果说后半句仅仅是说引航,引导读者读书治学,指出索引具有应用的性质;那么前半句则是讲索秘,本身就进行探索奥秘,表明索引又具有科研的性质。而且这二者又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索秘的基础上才能引航,而索秘的目的又是为了引航。索引一身兼而有之,此乃其特质,亦为索引工作者之重任。

潘树广教授在《古籍索引概论》中谈到索引工作意义时强调指出:“编写古籍索引,能在学术上有新的发现。”“为一定范围的古籍编制索引,必然要对这些古籍进行系统的钻研和梳理,然后予以科学的编排。这样,隐蔽的问题被揭示出来了,看似互不关联的问题被联系起来考虑了。通过归纳、比较、辨析,

^① 鲁海等:“索引学探微”,《索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第4~6页,中国索引学会编印,1994年。

会在学术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①我们在编制《古今图书集成索引》前,反复研究原著的分类特点,发现经纬交织是其突出特点,因而据之编制索引。这一新发现,得到索引界的认可,钱亚新、胡道静、张舜徽、朱天俊、赵国璋等专家给予高度评价。至于通过索引工作,发现原著的错漏误用,是常有的事。只要肯下一番钻研工夫,定会有新的收获。正因为索引工作提供大显身手的机会、开展科研的天地,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不要坐失良机,更不该妄自菲薄。

(四)索引工作正在向纵深发展,新型的索引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

科研工作有个发展的过程,从低到高,从草创到成熟。索引也是这样,根据需要不断涌现新型的索引。

从类型来说,传统的索引集中在逐字索引、词语索引、句子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官名索引,篇目索引、书名索引、引文索引、图谱索引等,后来出现主题词索引,科学性大大提高了,成为热门。上述这些索引的标目大多是单一的,由于注释、区别或考订的需要而给标目加上注文,形成了加注索引。这种复合标目的进一步发展,新近又产生了属性索引、提要索引、文摘索引等。

所谓属性索引,指把有关标目的属性也附在标目后面,实际上是加注索引的发展,比如在字词索引基础上注出字词的形、音、义、词性、编码等,就成了字词的属性索引。近几年来电脑界出版的汉字属性词典,可以看作是汉字属性索引。又如人名属性索引不止标出人名,还列出生卒年、字号、籍贯以及生平简历,台湾出版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就属于这种新型的索引。

所谓提要索引,实际上是提要和索引的结合,把提要按索引排列,或者给索引的标目加上提要。同样,文摘索引就是文摘和索引的结合,把文摘按索引排列,或者给索引的标目加上文摘。两者的结合,大大提高了索引的功能和学术性。

从对象来说,传统的索引基本上是文献索引,为书面的文献资料而编制。而现代生活却要求给非文献资料编索引,如产品索引、库存索引、用户索引、电话号码索引等,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生活的需要。正如葛永庆先生指出:“如将各项工作中的既有名称(人名、地名、物质名、单位名,等等)或由事物内容分析出来的名词(如关键词、主题词),按照一定的排列组织方法,加以揭示,以供查找。例如:公安、铁路、航运、公路等部门要编制相应的索引以

^① 潘树广:《古籍索引概论》第9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

利工作;医院的病案管理,新闻出版系统、工程技术单位或艺术部门的档案资料保管和使用,等等,都需要编制索引。”^①

从工具来说,传统的索引都是手工编制的,正如戴维民先生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索引工作中的应用和索引语言的发展,使索引的载体、形式和编撰方式、方法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②近几年来,我国也有不少单位采用计算机编制索引。张琪玉教授谈到:“用计算机编制索引的优点在于:(1)节省人力,也可以节省经费;(2)快速,缩小时差;(3)编排准确;(4)可生产多种索引;(5)编制累积索引很方便;(6)可使检索计算机化,而计算机检索又可全面提高检索效率。”^③

有必要强调一下,引入计算机对索引工作有极大推动作用,但并不会取代索引工作。诚然,计算机具有检索功能,速度快,容量大,准确率高,可以代替人工的抄卡片、排卡片和找卡片工作,使我们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摆脱出来,而把脑力投入更高层次、更深内涵的索引工作中。在款目的选择和标引、参照系统的安排、同标目的识别和加注等方面,目前还要靠人工,随着计算机智能的提高,将逐步实现半自动化和自动化。可电脑毕竟是由人脑来设计、指挥的。电脑可以促进人脑、局部代替人脑某些功能,但不可能最终取代人脑。在索引工作中也是如此,计算机技术的每一步进展,例如,联想智能、模糊处理以及最新的多媒体技术,对我们都是一种挑战,推动我们向高科技迈进。另外,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任务,既不可能超越,也没必要坐等。我们不能等待实现电脑化了才去编索引。正如生活在蒸汽机时代的人不能等有了电气火车才去旅行一样。

三

更重要的是实践和行动。

上面我们从理论上论述索引工作是一种有创造性的科研工作,这是很必要的。但还不够,还需要用实践来证明。事实胜于雄辩。

从历史上来说,20世纪20年代的“索引运动”、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

① 葛永庆:“现代索引与科学管理”,《索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第5页,中国索引学会编印,1994年。

② 戴维民:“索引的历史发展与未来趋向”,《索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第149页,中国索引学会编印,1994年。

③ 张琪玉:“关于索引学研究和索引工作开展的设想和建议”,《索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第141页,中国索引学会编印,1994年。

的业绩、建国以来索引工作的发展以及海外索引的新成就,等等,都有力地说明索引工作的强大生命力和它在学术上的地位。

从现实来说,最近中国索引学会举办的“全国索引展评会”,就很能说明问题。据报导:“这次展评会展出的内容包括:(1)各种书本式索引;(2)电子索引——数据库;(3)索引编制软件;(4)索引专著。通过展览,可以看出我国索引工作者的观念正在进步。索引功能的完善,检索效率的提高以及索引使用方便性日益受到重视。一些索引精心设计,别出心裁。此外,我国索引技术正在向现代化迈进。展品中有不少是机编索引,有些还是软盘形式的。”“会后,经中国索引学会组织专家在参评展品中进行评选,共评出特等奖3项,优秀成果奖18项,成果奖25项。”^①这次展评会以丰硕的成果证明了索引工作的学术性和实用性,引起广泛的注意。遗憾的是,有些高质量的索引没有参展,因而也未能获奖。

今后,还需要我们不断地拿出高质量、大批量的成果来。首先当然是要从理论高度总结索引工作的经验,完善索引学,同时还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多出成果。不管是手工的、机辅的、机编的索引,都值得编。有条件能用上计算机编,那当然好,暂时没有条件只能手编,也不必气馁。只要深入钻研,刻苦努力,能拿出高水平的成果就好。

从长远看,信息产业发展远景辉煌。美国从今年开始实验“信息超高速公路”计划,我国也已着手开展“三金工程”(即金桥、金关、金卡,实现全国经济信息大联网)。国家教委也正在筹办全国高校文献信息的联网。这种大型信息工程需要多学科、多方面人才参加,我们应积极参与,切不可袖手旁观,坐失良机。

① 中国索引学会秘书处:《索引通讯》1994年第2期第1页。

训诂与古籍索引

——兼谈《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的编写

训诂需要充分地利用古籍索引,编制古籍索引必须很好地运用训诂;二者相互为用,互相促进。本文拟结合编制《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的实例,谈谈训诂在编制古籍索引中的作用。

清代陈梦雷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收罗最广的类书,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近 300 年来一直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重视。^①最近中华书局、巴蜀书社将联合重印,国内外发行。

该书篇幅宏巨,共 1 万卷,达 1.6 亿字,光目录就有 40 卷,加上其分类和名目是按古人的概念确定的,令人查阅十分不便。因此,必须给它编制索引。

近 100 年来,先后刊印过八种有关《古今图书集成》的索引,^②其中多是日、英、俄和港、台编制的;有的用外文编成,有的过于陈旧,有的只限于部分内容。而内地仅有一种,是复旦大学的油印本,但比较简单。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编制系统、完整的索引。

我和几位合作者“不憚蚊力负山”(借用陈梦雷语),从事该索引的编制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完成部分任务。1985 年刊印了三册油印本,内容

题注:原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 2 期,曾在中国训诂学研究会 1987 年会上宣读。

① 胡道静:“《古今图书集成》的情况、特点及其作用”,《图书馆》1962 年 1 期;庄蕙:“陈梦雷和《古今图书集成》”,《书林》1980 年第 1 期;巴蜀书社:《古今图书集成》内容简介。

② 计有:《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索引》(瓦伯尔,1907 年圣彼得堡版)、《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翟理斯,1911 年伦敦版)、《古今图书集成分类目录》(日本文部省,1913 年东京版)、《古今图书集成分类索引》(泷沢俊亮,1933 年大连版)、《古今图书集成中名人传记索引》(牟润孙,1963 年香港版)、《古今图书集成索引》(文星书局,1964 年台北版)、《古今图书集成引用书目录稿》(栢尾武,1972 ~ 1977 年日本汲古书院版)、《古今图书集成类目索引》(复旦大学图书馆,1982 年油印本)。

包括前言、凡例、要目简释、经纬目录(附校勘记)、部名索引、图表索引、检字,计约80万字,内部发行到全国近两百处,并送有关专家征求意见。专家们纷纷来信,肯定本索引的特点,提出不少建议。每封信中都热情鼓励我们继续编下去,全部完成这一艰巨任务。^①巴蜀书社也从多种方案中选用了我们这一种索引,准备先采用275万字(除了三册油印本,还再加上人物传记索引),附在新版的《古今图书集成》末尾。我们将陆续编出艺文篇名及其作者索引、引书及其作者索引、研究论文集等。

在编制这一索引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不少困难。其中有些问题,开始时常常是理不出头绪,后借助于训诂,思路豁然开通,疑惑迎刃而解。下面试从编制索引过程中的几个环节来说明训诂的作用。

一、在制定方案中的作用

编制古籍索引的第一步是制定方案。索引是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原书而编制的,这就要求从了解原书和了解解读者两方面着手考虑方案。要了解原书,首先要读懂它。而要读懂古书,就必须有训诂方面的知识。

作为类书,其分类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那么,《古今图书集成》在分类上有什么特点呢?经过细读原书凡例、抽阅各种类型的片断、给原书分类的各个名目进行训诂和编码,我们终于发现它的分类有三个特点:(1)采用多级分类办法;(2)采取经纬交织的方式;(3)材料排列次序井然。其中“经纬交织”这特点是主要的。全书分6个汇编,每一汇编下又分若干典,共有32典,每典之下又分若干部(包括总部),共有6117部(旧说为6109部,我们在编码中反复核实,发现旧说漏算8部)。这种汇编、典、部(总部)的分类可称为经线分类。同时又有纬线分类,即每部之中把资料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十项分类排列,无则缺之。经线分类和纬线分类是相互交织的,构成一个整体,不可分割。^②

在把握“经纬交织”这一特点基础上,我们制定出索引的编制方案。在经线方面,编出部名索引,著录中除注出新旧版的册次页码外,还指明其所在的典。此外,特制一书签,把6汇编32典的分类都印在上面。这样就解决了查

① 80多岁的索引专家钱亚新先生在短短的八个月内六次来信,多方面给予指导。胡道静、张涤华两先生在病中也谈了很好的意见。潘树广、许逸民、吴树平、陈晓中诸先生来信逐条回答了征询,张舜徽、赵国璋、张忱石、王义耀诸先生均热情鼓励我们。过誉之辞,实不敢当,唯有加倍努力,不负厚望。

② “《古今图书集成》及其索引的编写”,《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找部名的问题。只要知道部名,一查索引可找到,并能了解到它属于哪个典、哪个汇编,十分便当。

此书旧有的索引多限于部名索引,这是远远不够的。《古今图书集成》在分类上的重大突破就在于除了经线分类,还有纬线分类。其纬线的十个项目是不可忽视的。从方便读者使用的角度来看,也应该替纬线项目编制索引。

怎么编制纬线索引呢?经过对纬线项目逐一训释,统计其出现频率,反复琢磨,把它们内涵、外延、出现频率都弄清楚了,办法也就慢慢找到了。在纬线十个项目中,图、表、列传、艺文、选句可以直接编制索引。由于表的数量较少,跟图合在一起编成图表索引。列传加上个别部(如帝纪部、圣人部、佛菩萨部、神仙部等)中汇考项的人物传记材料,合编成人物传记索引。对艺文可编制艺文篇目及其作者索引,著录所收的诗文篇名和作者名。对选句可编制选句首句索引,以便查找其所收录的名句佳对。剩下汇考、总论、纪事、杂录、外编五个项目,实际上是同一类型的,都是引证古籍来说明某部的内容,只是按所引古书的重要程度和内容是否“纯正”,区分为五项(详后)。因此,可用引书索引把它们包容进去。专家们对类书的引书索引十分重视。相信编成之后,对补辑文书、校勘古籍以及训诂都将提供重要线索,其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这样一来,囊括了原书分类上的各个项目,做到全面周到,而且非常实用,不论是查找人、事、物,还是书名、诗文篇名,甚至是图、表,都十分方便。另外,为了充分发挥索引的作用,又大量增收附、见、参见、参阅条目,以便今天的读者顺利查找。总之,有了这一索引,就能充分地、多功能地利用原书。

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方案的制定过程中,要凭借训诂;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同样要借助于训诂,才得以顺利进行。请看下面的实例。

二、在解释名目中的作用

在探求“经纬交织”这一特点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训诂把经线和纬线各个项目逐一加以诠注,编写出《经线要目简释》和《纬线项目简释》。这两份材料文字虽不多,可费了不少心血,翻阅了大量训诂工具书,并与原书有关部分相验证。有的取通用的辞书义,有的取特定的文中义。

考虑到这两份材料,不仅为索引的编制作了准备,而且对读者使用索引、查阅原书,也都有启发,就收入油印本中,结果反映不错。出版社的同志十分欣赏,认为正式出版时必须保留,再精心修改,进一步给读者提供帮助。

原书经线名目中不少是今天读者所不熟悉的,有的含义与今义相差很远。就拿六个汇编名来说,很不好懂,硬用今义去套的话,就会出错。历象汇编的